

半生悟道

为天地立心
为生民立命
为往圣继绝学
为万世开太平


范文
人著



 文匯出版社

半生悟道

范文 / 著

 文匯出版社

自序

这本册子定名为散文集有些牵强附会，因书中涉及的篇目，有几篇算是名副其实的散文，有几篇则显得不伦不类。好在文学的概念本身就很宽泛，散文也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制，这样定名也算说得过去。

书中收集的篇目，绝大多数是数年来已发表于报刊上的，只是自己马虎，没有留下发表在哪本哪期报刊杂志的详尽记录，在此一并致歉。之所以出这本集子，是因为近年来常有人打电话询问某篇文章发表在哪本杂志上？什么地方可以找到？比如，《国学与价值观》一文在《兰州晚报》上连载后，兰州的朋友常来索求，我只好在电脑上打印，先后打印了100多份，常常打印得电脑发热。《文学与价值观》在《财富》周刊上连载（定名为“文学本真的探索”）后，常有外地朋友来电咨询是否出书？要求邮购。于是便有了出书的动机。

书中收集的篇章有点杂乱，相当一部分是这几年来工作中的应时之作，只有几篇是情绪所致时专意写的散文。《国学与价值观》一文是根据我在兰州大学文学院讲课时的讲稿整理的，讲课时只列了提纲，2009年春节在珠海休假，作了些充实。文中之所以塞进兰州文庙改为兰州国学馆的事，是因为当时有人对此事有异议，在此一并说明。国学是大概念，非我这等半途悟道的人就可以妄谈概论。但国学是普世性的，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谈点个人的感悟体会也属无可非议。就个人感悟与体会而言，也是支离破碎，非几页纸就能表述清楚，难免简略带过，就事论事，有些敏感部位还得“一言以蔽之”。《文学与价值观》一文是回复兰州大学程金城教授的信，

才能立足于社会。只有立足于社会，才能考虑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换句话说，只有立足社会，才有条件考虑自身价值的实现。古人相信，“天不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根之草”，从价值观的角度看，对“根”和“禄”的进一步理解，能唤起我们创造性的思维。

不可否认，现在社会上某些方面泛滥的是“为人之学”，各类帮闲性质的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学位如流水线上生产的商品，教育产业化，表面上是堂而皇之地为提高“素质”，其实是临时抱佛脚，私利性很强。学习是为了拿文凭，拿文凭是为了改变身分，为升官发财搭桥铺路。当然也有现实所迫，单位用人讲文凭，提拔讲文凭。“为人之学”，自欺欺人罢了，贻害社会，也贻害自己。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上披露了一个镜头，某记者到广州一所小学采访，问一个小女孩长大后准备干什么？那女孩毫不犹豫地回答“当官”。记者又问当什么官？“当贪官”。“为什么当贪官？”“贪官钱多”。可怕啊，中毒也传染，但愿不要培植成遗传基因。

有人之所以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儒学，还有孔夫子的几句“反动话”他接受不了。譬如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。要正确理解这句话，关键在于对“己”的理解。“己”的什么？己的名利？非也，孔夫子的思想很普世，也很理想化，或曰崇高。据说孔子问道于老子，老子对他不感兴趣，认为他是个不现实的人。超前意识往往遭受冷遇，这似乎是认识的定律。普世思想往往崇高，向度朝着未来，与现实对接就有难度，需要智者创造性地领会。多年来空洞的理想主义教育，使我们在认识论上有个顽固的误区，总以为圣人伟人都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，堪为道德伦理的楷模，清澈得像一汪湖水，一眼就能看到底。其实，圣人伟人也是人，在他们身上理想与世俗同在。为什么当今社会对富起来的民

住睁大眼睛惊呼：杀人的历史，吃人的历史，血淋淋的历史。可能有人要问，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不就是这样惊呼的吗？不错，要读懂鲁迅，得系统地读。鲁迅惊呼“吃人的历史”不是出于否定历史文化的态度，是反思，是呐喊，是找出病灶益于批判，批判的目的是改良，是文学的使命感所致。所以有一种说法，说作家就像大夫，要善于从社会的病态中找出病因。至于病怎么治，那是政治家的事。这样的作家，才能写出文学意义上的作品。

众所周知，人类是从原始森林里走出来的，出来的时候就带着等级，嘴角就带着血丝，所以奴隶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野蛮催生文明，每一次野蛮，都会使文明前进一步，经验因为教训而显得珍贵。文化正是在野蛮与文明的撞击中才日臻成熟的。孔夫子处在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脱胎期，奴隶社会的烙印很深，人的等级森严，不可逾越，贵族就是贵族，是大人，社会底层的奴隶就是小人。我们现在所说的君子与小人，是后世演变而来的，赋予了特色鲜明的人文褒贬对立。贵族统治的社会里，文化星火的传承是贵族的专利，照不到社会底层。也就是说，社会底层的人是没有地位的，当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，愚昧当属自然。人类历史进程中，歧视女性是根深蒂固的，文明的星火照不到女子，这是进化过程中的历史使然，现代人不必扳起正统的男女平等的脸加以斥之。文化相对于愚昧，文明相对于野蛮。对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小人和女子，孔夫子说这样的话是可以理解的。

人权问题，人的社会地位问题，男女平等问题，相对于历史，应该说是近当代才提上议事日程的。现在各级政府配班子，政策性地要求配置结构型的女干部，说明男女平等的问题从根子上还有待进一步的解决。美国是全世界公认的民主社会，它的民主制

的诗篇比歌颂太阳的还要多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对月亮的描述就最为贴切：“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”

该泼点冷水了，说点你们不喜欢听的话了。自我价值的实现，普遍存在于生活的平凡之处与细微之处。现在是有那么一些80后，身负“名牌大学”的重负，累得凄惶。低不就，高不成，大事做不了，小事又不做，自命清高，怀才不遇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发不完的牢骚。说到底，个人在膨胀，地球在缩小。客观效果就是自我不尊重，别人当然也不尊重你，人生价值自我磨损太大。这就是社会上说的“高分低能”现象。现象不是偶然的，主要是自我价值观上的原因，当然也有社会的原因，但社会你改造得了吗？我看还是以自我尊重为主，改造自己，适应社会，于平凡处显张力。我在大会上常不厌其烦地提醒我的部下，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过程，做好眼前的工作。拥有工作机会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！社会这么大，就业这么难，你总算有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，要珍惜啊。其实，工作的过程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，不能简单地拿个人所得来衡量，不能用社会的不公正来抵消自我价值。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，怎么评价你。别人说不了自身也在迷惑中，有什么理由评价你？真要评价你也无非是拿你说事，为自己寻找心理平衡点。我曾介绍一个大学毕业生去一家民营企业打工，他面露难色对我说，他在班里是高材生，去民营企业打工同学会对他怎么看。我说你是为谁活着？为同学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？同学能管你的未来？同学能给你饭吃？说不定你的同学也想去民营企业打工，只是没有遇见我这样的好心人。后来他去了，如今自己成了民营企业老板。有些事看似高深，实则极“高明而道中庸”，做起来并不难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对此，我是这样想的，说出来与大家共勉：不论什么时候，什么地

我颓然回到城里的小家中。一切都同过去一样，我的工作依然如石沉大海。其实，官场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为什么，我也知道为什么，只是至今不便明说。说实话，在此期间我并不孤独，关心我的老领导和朋友不少，他们了解我，为我的处境担忧，奉劝我胳膊扭不过大腿，既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，该咋办就咋办。说来可笑，期间有一个小故事，至今回想起来如发生在昨天。妻子为我准备了两瓶茅台酒两条中华烟，让我去投石问路。我碍于面子只得违心答应。吃罢晚饭乘夜幕手提烟酒出了门。一路上在想：我敲开领导家的门，见了领导第一句话该说什么？手里的东西该放在哪里？我一路上琢磨，就是想不出一句确切的话来。说来可笑，一个能写出百万字文学作品的人却被一句话难倒了！心忧脚步沉，路过一个朋友的家门，抬头一看，窗户上亮着灯，上去聊聊天再说吧。朋友见我来访，很高兴，接过我手里的包一看，茅台酒中华烟！顿时睁大了眼睛：“茅台中华！都是好弟兄，来就来么，还拿这么好的烟酒！”回头迫不及待地对妻子说，“快拍两根黄瓜，我们弟兄俩要喝一场。”于是，朋友家的餐桌上堂而皇之地摆上了茅台酒中华烟，中间是一大盘粉身碎骨了的黄瓜。那场酒喝得恣意枉为，海阔天空，放荡形骸，“足以极视听”。说实话，我二十七岁便是正县级干部，酒战无数，在酒桌上也算得上是个横刀立马的英雄，但唯独那场酒喝到了无我状态，喝出了酒文化的真谛。两瓶茅台酒很快见了底，离别时两人依然难舍难分，一肚子说不完的话。我记不清是怎样回到家的，只知道上楼时踉踉跄跄，蹭了一身灰尘，回到家便不省人事。第二天清早，妻子问我领导的态度怎么样？我说很好，要不能喝成这样子。我生平第一次学会正经八百地撒谎，心里居然没有忐忑不安，自觉成熟了一大截。后来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，朋友说漏了嘴，妻子

才知道了真相。妻子非但没怪罪于我，反倒乐不可支地说：“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当官的料子，咱们还是该干啥就干啥吧。”

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当然，事因人而分难易。记得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有一句诗：你可以买来知识，可你永远买不来性格。性格使然的事永远难以勉强。于是，“敲开领导家门第一句该怎么说”这道难题，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门槛，永远横挡在我的面前。并不是我高傲孤独，自命清高，只是人格容不得这般亵渎。我秉性固执，认为不值得尊重的人和事，我是不会违心去尊重，违心去做。当时我就是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低头？该怎么低头？其实我也知道该怎么做，牺牲点尊严就可以，只不过血液里没有那种主动性，事情当然就没有转机。于是，有劝我调走的，有帮我联系单位的，也有替我在南方联系好工作的。我也曾动了调走的念头。可我是个有血性的人，也是个重感情的人。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调走，我要等待个说法，总不能以“待岗干部”的身份调走吧。当时，我已在兰州工作了十三年，担任了十年正县级职务，我对这块土地有深厚的感情，我舍不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我不能这么轻易地逃遁。我下定了决心，不能这样轻率地对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负责任！

事情在等待中总算有了转机。一个多月过后，组织部门通知我，说组织决定任命我为旅游局局长，但旅游局属政府组成部门，要等人大常委会任命后才能上任。言下之意，我仍然需要等待。我哪敢奢望？我如同黑暗中看到曙光！等就等吧，心里总算有了底，再不是盲目等待了。几天以后，我私下里听到一个振聋发聩的确凿消息，说之所以任命我担任旅游局局长，是因为几个老干部替我说话，这样安排是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。其实，这只是个策略。说某领导在某个场合透露，说我“自我感觉良好”，自

了一些创意与协调方面的行政工作。时至今日,当有人在我面前说“你建的那几个博物馆”之类的话时,我为之汗颜,不敢正面回答。试想,没有几个馆的建设,两人的才华只能束之高阁。我常跟两人开玩笑,说在几个场馆的建设中,你俩虽说辛苦,但收获最大,跟专家成了朋友,自己成了专家,不愁后半生孤独,“清谈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,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。虽是戏言,细想起来有一定的道理。试想,假如没有几个馆的建设,赵中东的才华对外界来说,恐怕仅限于大型文艺活动的编导。陈世忠的才华恐怕只能游弋于文物保护、文物管理之中。当然,我并非徒劳无为,我热爱文化事业,有热情,执着认真。为了水车博览园内的墙体和地面用石,我与康清荣等人跑遍青城镇的山沟;为了国学馆石材选用,我在福建泉州跑了十多家采石场,认识了许多石材,领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至今回味起来,仍觉乐在其中。回想起来,作为一个普通人,有幸能做成点事情,真得感谢生活。

接下来该说说自身做人的事了。做人是一件很难定论、很难把握的事,不要说一个老百姓,就那些在世时颂歌盈耳的大人物,是非功过也有待历史定论。还是收缩一下我们的话题吧,像普通人反省自责一样审视一下自己,把生活的乐趣浓缩在几个私我概念里,谈谈感悟,写成文字。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。

人,我做得怎么样?我常常反省自身,解剖自己。我把自己的思维困于狭窄的自我空间里,像罪犯在囚室里悔过。往事历历在目,违心的话我说过,违心的事我没做过。恶毒的念头有过,那只不过是情感世界在阴暗处的自我平衡,一时冲动,但恶毒的言行从未有过。纵是有过过激言行,初衷也是从善从理,没有进入到记忆库里。在我爱能所及的范围内,我做到了尽我所能。我

多年来学习从未懈怠，奉行的是孔夫子的“为己之学”，重在修身养性，重在“慎独”。所言所行，往事历历，如过眼云烟。人做得如何，只有待身边的人去评价，不敢妄言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但有一点很自信：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至少，我是个没有“敌人”的人。关于做人，我不想浪费文字。一个不随处标榜自己的人，往往是心里踏实的人。一个自我表现欲强烈的人，不自信才是本真。

我对自己的做人缺乏自信，生活中也就很低调。但生活低调，不见得人格上就可以低调，人不能这样放纵自己。勿庸置言，我对国学情有独钟。对国学中“正己、修身、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人身修养模式很崇拜，常奉为金科玉律，拿来磨砺自己。对这个金科玉律的个人解释，我在《国学与价值观》一文中已表述过，在此不再重叙。做人是一生的事，是很难的事，重在修养，重在不知不觉的言行中，不是刻意就能做到的。人的一生很短暂，就像一趟没有目的地的旅游，生命哇哇堕地只是决定了出发点。生命的关键不在于最终到达什么样的目的地，而在于沿途采撷了多少风景。你采撷的风景，并非是要制成照片让别人看，用以鼓舞别人，而在于你心里是否还有这些风景，这些风景是否依然给你生活的享受。

做人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没有痛苦，哪来乐趣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痛苦中得到的欢乐才是有价值的欢乐。人身上的“锁链”都是自我量体裁衣设定的。精神世界的美德与丑陋绝大多数是自我界定的。欣赏的视角像无形的大网，时时处处束缚着我们的目力，远非物质世界的充裕而能摆脱，远非权力的利剑能够割舍。有人自觉不自觉地自我精神世界的屋宇里罗织欲念的神经网络，心胸空间被挤占得杂乱无章，任何情感

的介入都可能触动那一根欲念的神经，以致看人总是目光游离，求全责备。对君子而言，他总是拥有更多的快乐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自己的快乐，而且还分享别人的快乐；对小人而言，他总是拥有更多的痛苦，因为折磨他的不仅是来自自己灵魂中的痛苦，而且还有别人的幸福。这可能就是圣人为什么说“小人长戚戚”的原由。人的心灵有多大的空间，就能容纳多大的阳光。对于心胸狭窄、苟且趋利的人来说，折磨他的不仅有自己生活中的不幸，也有别人的成功，所以便常常在别人身上制造伤疤平衡自己精神世界的缺失。孔夫子倡导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送人鲜花，手自留香，多年的历练，我感悟最深的莫过于此。

接下来该说说做学问了。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不论工作多忙，生活节奏多快，总是要挤时间看书。业余时间大多谢绝应酬，晚上把自己困在家里看书，不理解的人说我自命清高，玩高雅，装正经。所以官场上我是个愚人，书场上是个情人，对生活中的轻歌曼舞万千媚态推酒让座矫情作状谄悟不深，培养不出丝毫情趣。当然，工作的需要，举杯把盏，感恩戴德，迎来送往，这种场面我也参与过许多。工作需要，随遇而安。古人云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真的到了这种境地，感觉胜过推杯换盏，纤手玉臂，于是便不觉得苦疾。渐渐地有了想动手写点东西的想法，同时也可兑现“做学问”的诺言。写什么呢？我又能写什么？理论文章写不了，人微言轻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何况理论界高手林立，争先恐后，自己半道出家，哪敢问津！写散文随笔，自己名不见经传，才疏学浅，写出来也只能孤芳自赏。写诗，才情不到位，欢乐太多，悲情不足，常常哭不出眼泪，心灵不幽静，最多也只能发思故之幽思，叹孤独之忧怨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写小说吧，不求面世，但求自慰，算是一点精神依托，退休后闲



文学与价值观

程金城老师：

来信征询我个人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、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对甘肃文学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，等等。我个人认为，您选择的题目，是对文学本真的探讨和作家自我剖析的话题，从立意上来看，很有些深度。假如单从流行的公文式的简单的层面去考虑，我摆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架势，搔首弄姿地做几个姿态，用冠冕堂皇、充满溢美之词的流行旋律式的语言来回复，也算是个交待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样有点像搪塞，或曰敷衍，不免有点像文化市侩，或曰文化痞子。您是有名的文学教授，在甘肃文学界德高望重。我想，您给我写信，绝非想要那些虚华浮躁的文字用以巧言混世，您字的行间里透出的责任感及文化向度，只有文化人之间才能深切地感悟到。因此，您的命题对我来说，便是一个严肃的大课题，不得不用更多的思考与文字。

文学是人类精神的积聚、传承与再现，探讨的是“人之所以成为人”的命题，绝非一两句话能够定义。所以说文学是个深奥的东西，很难有个完整的概念与定义，理解起来很抽象；文学同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是为数不多的交不起学费的孩子。记得学杂费一学期两元五角左右，我每学期只能交一点欠一点。于是，老师催交学费是经常的事。记得当时放学回家时学生不论年级，按自然村落排队回家，各路有路长，路长是大家举手选出来的，负责沿途纪律，这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体制，至今觉得很前卫。记得老师总是在放学排好队时点名催交学费。起初欠学费的人很多，只点名不出列，到后来只剩下为数不多的顽固分子，不但要点名，还要出列，站在人前作保证。我多次当过顽固分子，每次的保证都是“后天”。因为我知道“明天”根本不可能，“后天”则是我孩童时代对付人生最遥远的时间设定，我的智慧也就只能应付那么长的时间空间。现在想起来很残酷，用某些人权理论家的思维来推敲，甚至可以上升到“侮辱人格”的法律境地。但我不以为然，甚至视为财富。记得为此事回家哭过多少次鼻子，甚至有弃学的念头。但第二天清早，又在母亲的呼喊声中背上书包去了学堂。慢慢地，我读懂了父母那张苦愁焦虑的脸：现实的无奈屈辱与对未来的期盼同在。于是，我便背上书包，高高兴兴地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“后天”。于是，摆脱贫穷便成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冲动。时至今日，父母那张苦愁焦虑的脸常常萦绕在眼前，使我的农民情结愈来愈浓厚，始终跳跃在笔端，不释放不足以平心静气。不管在什么场合，对那些蔑视农民，丑化农民形象的言行，往往义愤填膺，禁不住跳出来捍卫，甚至不计后果。对那些农民出身的进城创业者，我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同情和支持。每每听到有人骂我农民时，心里总是热乎乎的！我还是我！就像某些小官员在酒桌上得到领导拍肩膀的表扬一样欢天喜地。

与生命抗争是人的本能，内在的勇气需要激活，并在有效环

造专业，我选择了三系，印刷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。我之所以选这个专业，当时心里还有小九九。我去工厂学工时，有个工农兵大学生，开了一台八尺车床，职工都很羡慕，我当时就暗下决心，将来有机会也要开八尺车床，让人羡慕。还有另一个原因，我们家附近有个五二三印刷厂，保密单位，煞是神秘，老百姓近不得。我要是能考上大学，毕业后能去那里工作，一则可以穿蔚蓝色的工作服，二则买辆自行车，可常常回家。这些想法，现在想起来很可笑，可当时却觉得是梦幻般的追求，让人知道便会谓之“野心”，只能在私下里付诸实施。

报上名后，接下来便是夜以继日的复习。白天要上课备课改作业，只有晚上复习。我任教的学校夜里十点拉闸关灯，我只好煤油罩子灯下复习。我任教的那个教学片区，有七十多名教师报了名，大家都在埋头复习。说老实话，我对自己能否考中没有信心，只是想试试，为来年投石问路。考试在春节前，天寒地冻。考场设在益店高中，那是岐山县的四大高中之一。记得到达那天晚上，木板通铺上挤满了人，得侧身睡觉。第一门考的是语文。我是中学语文教师，语文是长项。考试的作文题目是“难忘的一天”。我把题目选定为当天，也就是我走进考场的这一天。我埋头写作，把多年来积淤在心中的企盼统统发泄了出来。铃声响起的时候，我的作文也画上了句号。我走出考场满心欢喜，见有人高谈阔论，便凑了过去。那人胸有成竹，说难忘的一天只有选中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，作文才能得分，否则零蛋。说这是政治灵敏度和政治嗅觉，关键所在。他身旁一群人欢呼雀跃，为自己的明智拍手叫绝。这话今天听起来是滑稽之谈，可在那个时代可是金科玉律。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，看来是考不中了，真想中途放弃。可我是个好面子的人，不能让人笑话，便想其他科目上努

至今不知他的姓名。事后我想起来了，我当厂长时招过两次工，找关系写条子的体面人士不少，我坚持优先解决家庭困难的老百姓的孩子。倒不是我不近人情，不买体面人的账，我当时认为，普通工人只有靠单位，体面人到哪里都有路子，我不解决，会有人解决。听起来似乎有点“舍生取义”，其实是良心所致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
2007年年底，我陪国家文物局专家去鲁土司衙门考察，突发胰腺炎，住院两个多月。原本跟爱人商量好，用出差的理由来保密，到后来还是走漏了风声，单位同事、亲朋故旧到医院看望，本是常理，不足为怪。有几位当年印刷厂的工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消息，也到医院看我。提起当年我对他们的关心，如在昨日，然而时隔二十多年，我却忘得一干二净。我甚感惭颜，质疑他们是否值得来看我！他们说工厂改制了，他们失业了，可过去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他们永远不会忘记。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他们饱经风霜的面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！他们失业了！？命运使我成了局长，不用为生计担忧，而他们……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我又能做些什么？百姓自有百姓的情结，百姓的情结永远是我们文化的生态园。这可能成了促使我继续写作的动力之一。

1986年6月，我调任共青团兰州市委书记，直到1992年9月，调任安宁区委副书记，在团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整整六年。可以说这六年是我思想收获的黄金期。那时的兰州，国有企业正处在改革带来的黄金期，共青团的工作备受重视。我有机会接触各个层面青年中的佼佼者。当时对外开放和改革正处在闯关阶段，经济的发展已使全体人民得到实惠，政治经济形势可以说欣欣向荣。但我注意到一个问题，青年人，尤其是有志青年，他们在大一统的政治口号下表面上意气奋发，激扬文字，指点江山，对未

来充满信心。实则内心世界漂浮不定，他们惶恐、徘徊、疑惑不解，国家的未来与自身的完善不能有机地统一。外来文化与主流教育的碰撞，社会人格与政治育雏的矛盾，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潮的撞击。更不用说由此引发的价值观、生活方式、文化立足点的确立等等方面的心理矛盾。可以这么说，有一部分很有思想的知识青年，他们的精神世界处于流离颠沛的状态。政治家企图用他们传统的政治模式教育青年，青年人走出樊篱后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，很难沟通。有人说这是代沟，实则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难以媾和。许多青年人多年来的被动屈从造成了双重人格，历史的后置力在他们身上将会长期崭露阴影。

作为一个团市委书记，当然无能为力，只有以此来训诫自己，在工作中海人便是自身“慎独”的需要。我离开团委后，参加过一次团市委的全委会，讲了一次话。讲话的题目是“做官做人做事做学问”。题目是借用省委老干部流萤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。关于那次讲话的内容和对我本人的影响，我在散文《沉重的诺言》里已有详叙，在这里不想冗述。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，预示着这个民族的未来，而文化心态总是以青年人的叛逆心来量定的。所以我在《沉重的诺言》中曾大声疾呼：我们还要复制多少宦官！克隆多少无脊椎动物！这是发自内心的忧患意识，并非自我多情，杞人忧天。试想，假如我们过早地医治那些文化病灶，精英分子的高烧病就不会传染得那么快，我们身上异化的伤痕就不会那么重，今天的贪官污吏和腐败分子也就不会那么多、那么猖狂、那么肆无忌惮。文化心态是政治结构赖以维系的基础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拒绝修正文化心度上的缺失吗！

1992年9月，我从共青团的岗位上离开，担任了安宁市委副书记，这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。当时，正是改

恐怕只能作为批判之用，中国文学史又会是另外一个版本。蔡元培写了一封辞职信，只身南下。他在信中说北洋军阀是猛兽，激进的学生是洪水。猛兽总会降服，洪水势不可挡！洪水加猛兽，果然来了！中华民族可谓灾难深重。蔡元培应该算半个清醒人。

革命的舞台总算搭建成功，大大小小，遍布全国，“乱纷纷你方唱罢他方唱”。文化的呐喊声终于淹没在革命的口号声中。从那时起，“文学”也摇身一变，以革命和斗争的面孔出现，影响中国将近一个世纪。时至今日，甚至那些以爱情为主线的文学作品，在表现肉体光滑细腻时也充满实足的火药味，似乎爱情也只有革命与斗争中成长才有滋味，必要时第三者也可以横刀立马，或成为敌人，或成为统战对象。

文学的人文向度是明确的，那就是人性向往真善美的至真至诚，这也是人类精神世界性的终极目标。通向这个目标的路注定是漫长的。文学是人类探索真善美的文化积累，对文化人来说，贵在担当。对人性的探索，离不开对自然人的情感用文学来塑造，来鞭挞颂扬，针砭时弊。人的感情更是脱离不了社会的催生，人没有空中楼阁式的感情世界。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文学像灿烂的星河，历代文化圣贤像恒星一样光明永驻。这个星河之所以壮观，因为它由无数颗沙粒一样的星辰组成。文学是个抽象的东西，涵盖过于宽泛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有，然而并非触手可摸，得用感情去对接。历史上孜孜以求的学者，用他们的生命旅程和闪闪发光的文字，传承了人类文明的薪火，自身也成了这个星河中的一颗恒星。文人的骨头之所以硬，是因为他们始终不以人格尊严为代价而苟且生存，始终坚守人生的价值观。后人谈论文学史，撇开对历代文学巨匠的研究，便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空谈。

时代催生文学，现实塑造文学，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，盛世